

GANHONG SHI WUWEI
DE SALA

课堂内外杂志社◎主编



感动是 五味的沙拉

——总有一段文字会让你泪流满面

JIANGDONG SHI WU JIE
E SHALA

课堂内外杂志社◎主编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感动是 五味的沙拉

——总有一段文字会让你泪流满面
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感动是五味的沙拉/课堂内外杂志社主编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5

(花季故事丛书)

ISBN 7-5366-7213-6

I. 感... II. 课... III. 青春文学—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7228 号

感动是五味的沙拉

GANDONG SHI WUWEI DE SHALA

主 编 课堂内外杂志社

责任编辑 冯 青

封面设计 李 妮

版式设计 李芝莲

出版、发行 重庆出版社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90×1240 1/32

印张 7

字数 135 千

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~8 000 册

ISBN 7-5366-7213-6/I·1237

定价 12.00 元

目录

MULU

忧忧·向左

- 那个被称作“父亲”的人 / 安 宁 ①05
- 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 / 黄 倩 ①12
- 想起夫之先生 / 依 米 ①19
- 半边钱 / 馱 馱 ①25
- 学费 / 王俊领 ①28
- 金银花 / 罗智毅 ①31
- 我是富翁 / 学 氓 ①34
- 两个女孩 / 叶可可 ①36

- 爱有天意 / 穆 斐 ①47
- 随身听的故事 / 邹 振 ①61
- 你是一片海 / 柳正举 ①65
- 倾听 / 张 磊 ①70

感感·向右

感感·向右

鲜红的锄头 / 林 三 ⑦2

秋天的童话 / 陈 平 ⑦4

地震中的父与子 / 文 玉 ⑦7

叫我怎么说出口 / 刘殿学 ⑧0

鬼丫头拿到通知书 / 龚 慧 ⑧5

母爱的较量 / 萧 洒 ⑧8

水手的礼物 / 窦 唯 ⑨4

阴差阳错 / 雯 子 ⑩1

“大青苔”和“大花瓶” / 崔苔青 ⑩7

老哥去了美利坚 / 吴 弦 ⑪4

老五老五我爱你 / 汤 美 ⑪7

我的偶像是我妈 / 蒋抒洁 ⑫4

易地再打 / 小木子 ⑫7

一帮“损友” / 郭颖琳 ⑬0

征文 / 刘静宇 ⑬3

笑笑·向前

目录

MULU

笑笑·向前

- 铿锵三人行 / 董 儿 (136)
- 老师学生各抒己见 / 黄煜斌 (142)
- 把他干掉 / 紫 枫 (145)
- 垮掉的形而上学 / 张 威 (148)
- 英语西施 / 李 兴 (154)

静静·向后

- 那些花儿 / 张佳玮 (161)
- 昨天 / CROW (182)
- 恩师义如山 / 秦 明 (187)
- 我的父亲母亲 / 马 玥 (192)
- 打个电话回家 / 风萧萧 (196)
- 我是你的话篓子 / 郜 鹏 (200)
- 幸福时光 / 周鹏飞 (204)
- 幸福没走远 / 朱洁遥 (209)
- 离开你以后 / 吴放歌 (213)

忧忧·向左

忧忧：感情是一本厚厚的书，年轻的我们常常读不懂它。就像父亲，就像朋友，直到今天。 <



—— [枕枕·向左]

那个被称作“父亲”的人

安 宁·文

被母亲强拉硬拽着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，我才刚刚七岁，却已经知道在放学回来的路上，被那些当街敞开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们，好奇地盯着窃窃私语时，抓起口袋里一枚棱角分明的小石子，“嗖”一下扔出去，然后在后面一片忿忿的喝斥声里，拼命跑回家去了。

我的口袋里总是装满了刀子一样锐利的小石头，妈妈帮我洗衣服的时候，我便严严实实地捂住了，不让她动。而后一个人跑到卧室里，关紧了门，把石子藏到床底下的一个角落里，才换了干净衣服出来。再去上学的时候，口袋里照例又会装得满满当当的，预备被弄堂里猛不丁窜出的人或者狗狠狠盯上的时候，出其不意地给他们吃上一弹。

小镇上的人，几乎和狗一样多；也几乎跟狗一样，有着将人

的隐私一窥到底的尖锐而不友善的眼睛。盛夏的傍晚，我放学回家，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地走在青石板路上，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女人们向我打招呼，我不理她们，她们却会笑嘻嘻地自问自答：“嗨，王小蛮，谁给你买的这么漂亮的书包啊？一定是你新爸爸买的吧！看他对你们兄妹三个多好，以后考上了大学可要好好疼他哟！”这样的问题，几乎每次在我有了点新变化后，都会被津津有味地提出来。每一次，我都会凶巴巴地朝她们喊：“我不叫王小蛮，我叫林小蛮，树林的林，森林的林！”

可是吼又有什么用呢？老师的花名册上，照例是讨人厌的“王小蛮”三个大字；不管我爱不爱听，老师提问的时候，也依然会“王小蛮、王小蛮”地叫个不停；甚至是每年都会在我以骄傲和尊严的“三好学生”奖状上，赫然地印上“王小蛮”这个刺人眼睛的名字。

我没有哥哥姐姐的幸运，可以因为年龄大，不用改姓。而且，他们已经读了高中，成绩好得让全校学生吃惊和妒忌。他们很快就能通过自己的努力飞出去了——飞出这个异乡的小镇，到另一个遥远又缤纷的城市逍遥自在地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。而我，才那么小，还要在那个户口关系栏里，在那个被称作“父亲”的人面前，慢慢腾腾地熬上十年才可以逃脱。每每想到这些，我小小的心里，便充满了无尽的绝望和哀伤。我知道妈妈亦是不喜欢他的，只是为了三个聪明的孩子，为了给他们一个明朗的未来，她才低下坚强的头，一咬牙搬进这个让她同样惶恐不安的小镇。而这个被我们“哎哎哎”地称呼着的人，又是多么不讨人喜欢啊！从不知道换洗的衣服像让人生厌的抹布一样，披在满是汗腥味的身上；饿急的时候，连手也不洗，雪白的馒头

上三个鲜明的黑手印,让人看了想吐。刚开始来的时候,他小心翼翼地当着妈妈的面讨好我们兄妹三个,用筷子把大片的肉夹到我们碗里去,姐姐和哥哥动也没动,把肉硬生生地晾在碗里。而我,却是“啪”地打掉他手中的筷子,尖着嗓子朝他吼:“谁吃你夹的肉,那么脏!”我看见他很尴尬地朝妈妈笑笑,慢慢地捡起筷子,胡乱地擦了两下,便用震天响的声音胡噜胡噜地吃开了。

以后他果真不再为我们夹菜了。吃饭之前,总是很自觉地把菜拨到自己的碗里面,一声不响地吃完了,便出去到处找活干。

他没有正式的工作,只要给钱,掏粪的活他都肯干。有时候,我碰见他给人看大门,推土,刨地,或是做泥瓦匠,我总是一扭头,不理他。周围有熟识的人朝他喊:“阿牛,你女儿过来啦!”他热切的眼神还没有追过来,我早已扔一枚石子朝那叫喊的人,一溜烟儿跑掉了。更多的时候,他找不到活干,便骑了三轮车四处拾垃圾。小镇上的垃圾池,几乎每隔两天便会被他翻个底朝天。院子里让他搞得像个垃圾收购站,陈腐刺鼻的气味,长年地笼罩着我们本就黯淡郁闷的生活。在这种让我们拼命想逃离的气味里,我们也与他走得越来越远。甚至是为了我们上学才勉强嫁给了他的妈妈,也懒得与他说上一句话了。

只是两三年的时间,他便搬出了妈妈的卧室,住进了靠近厨房的一间小屋。只有吃饭的时候,才会讪讪地移过来,自己舀了饭,唏溜唏溜地吃。时不时地,会瞟上两眼连名字都认不全的电视剧,一个人傻嘻嘻地笑。我们兄妹三个把他撇在一边,高声与妈妈谈着我们的学习,还有美好的前程。有一次,读高三的哥

哥考了个第一回来，妈妈特意去买了只鸡慰劳他。哥哥捧着一只鲜美肥硕的鸡腿，一边大口地嚼着，一边对妈妈说着豪言壮语：“妈，等我大学毕了业，一定接你去北京住干净敞亮的楼房……”我和姐姐听了也不甘落后，争着抢着让妈妈和自己住。妈妈第一次开怀地大笑，还没笑完却是戛然而止。而后尴尬地回头瞥了一眼角落里埋头努力吃饭的身影，刚想岔开话题，却被敏感的我一眼识破。当然是不肯放过一个折磨他的机会，我故意提高了嗓门朝妈妈撒娇：“妈妈，到时候我们四个人一起到北京住大楼房好不好？”说完了又不依不饶地晃着妈妈的胳膊，让她给我肯定的答复；而眼睛，却是极尖刻极得意地盯着他的后背。被我晃得心烦意乱的妈妈把筷子一摔，冲我嚷：“赶紧吃完了饭上学，迟到了小心挨老师的教鞭。”我不服气地嘟囔着捧起手边的碗。而他，却是第一次，吃了一碗便很快地走出了屋子。院子里又响起熟悉地翻晒垃圾的声音，像是只老鼠，在暗夜里，寂寞地啃着木头。

那以后的日子里，他很突然地便和几十米之外孤独一人住着的老爹亲密了起来。放学时路过，常常看见他蹲在小屋的门口，帮老爹刮着一大盆好像永远也刮不完的土豆。几块砖搭起的简易锅灶里，火正旺旺地舔着锅底。他的大约有七十岁的老爹，就着火点燃一袋烟，蹲在门口，看他不吱声地忙活。身后，是大堆的垃圾，胡乱地放着，更加地衬出小屋的破败和阴郁。每每走过那儿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。有时，趁他们转身回屋的空当，我会投个石子在他们锅里，而后躲在角落里，看到他们打开锅盖时一声惊呼的可笑模样，才肯心满意足地离去。

考上了大学的哥哥和姐姐，很快翻身得了解放。寒暑假他

们找千般的理由，呆在学校里不回家。想妈妈的时候，他们便写长长的信来，让我来读。信里全是他们对四口人幸福的美丽憧憬。我常常读得热血沸腾，不能自己。也会故意在他面前提起信里的句子，重温那种狠狠破坏掉什么东西的快乐和痴迷。这样的時候，母亲总会旁敲侧击地暗示我别那么张狂。我才不管呢！他以为改了姓，就可以改了人的感情；他以为爱像搬家一样，那么容易就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；他以为他会像他有六个儿子的老爹，到老了就可以很威严地命令他们给钱给物——可是我偏偏要让他知道，所有的一切，全都是妄想！

很快地，我也收到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通知书。那个暑假，我没怎么出门，却知道街上的人们，都在谈论我们这个终于有希望解散的家。那一年，哥哥和姐姐也都回了家，他们的事业在北京蒸蒸日上，打算回来接妈妈同去。四个人暂时租一间房子，而后慢慢地在北京把根结结实实地扎下去。

好多年没有像那个暑假那样，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。妈妈的表情有些复杂，可还是可以看出，那种欣喜和满足，是从心底流出来的。而他，却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，照例是带着叮叮当当的工具早出晚归。街坊邻居见了他便纷纷夸他的福气好，养了三个大学生，终于熬出了头。他听了不置可否，只是笑笑，顶多加上一句：“儿女们的事，还是少操心的好。我现在只要一天还能抡上一百下大锤，吃上二十多个馒头，没病没灾的，就心满意足、谢天谢地了！”邻居们听了便满脸意味深长地笑，或虚情假意地安慰他：“阿牛，你不用操心，你有那样好的一群孩子是个福气啊，哪像我们为儿女累死累活，却连三流大学也考不中。”偶尔听见这样的对话，我都是像看别人的故事，麻木地站上一

会儿，便转身进了家门。

八月末的一个中午，太阳最烈的时候，我从同学家还书回来，路过一个小型超市，正要进去买支雪糕，却一下子收住了脚步。我看见他提了一包馒头晃晃悠悠地走过来，在门口的阴凉里旁若无人地蹲下，而后把馒头放在一把坏得不成样子的蒲扇上，又从布袋里掏出一块黑乎乎的咸菜，便狼吞虎咽地大口吃了起来。不愿意看他那张皱得像树皮一样的脸，我轻身要走，突见超市里冲出一个气势汹汹的壮汉来，高声冲他嚷：“乡巴佬，滚到一边去吃，别在这儿耽误我的生意！”我站在那里，等着看他的反应。没想到他倏地一下站起来，冲那壮汉吼道：“谁没有个出门在外的时候？要是我每天都在你这儿吃饭，你骂我打我都没事；今天这四十度的热天，又没个阴凉地，我在这儿吃一次怎么了？”从没见过这样在人前“毫不讲理”的他。一直以为他没有一丝一毫的脾气，懦弱得不像个男人。竟不知道，他也可以像我一样的蛮横霸道。那个无话可说的壮汉转过身去。任他堵着门口吃饭的时候，我推了自行车，悄无声息地走开了。

那天很晚了他才回来，是被人用车驮回来的，脚上缠了很厚的绷带。说是急着赶活，早点拿到工资，一下子把几十斤重的工具抡到了自己的脚上。他不肯去大医院看，拿了点药，在家里捱着。第一次，我看见妈妈那么近地靠着他，帮他洗脚，换药，擦试伤口，还盛了饭端到他的手里。

开学要走的前一天，他坚持让妈妈买来鞭炮，挂在院子里噼哩啪啦地放。炸响后的鞭炮碎屑，落满了他为我新买来的自行车的车筐，他说只有这样，才能载着喜庆上路。

之后，妈妈终没有跟我们一块儿去北京。姐姐说：“妈，过段

时间,等他伤好了,您再过来吧。”妈妈看着窗外一地的垃圾,晾衣绳上的衣服,还有昨日的鞭炮碎片,很长时间才慢慢地说:“命里注定了,去也去不掉。他不像自己的父亲,虽然养了六个别人的儿子,却可以有份情,为自己养老送终。而你们,一个个都飞走了,我怎么能那么狠心,也一块儿走?没有情,恩总是要还的。况且,他也是个好人,这么多年的流言蜚语,换了谁,都早压垮……”

我走出家门的那一刻,回头,竟是看到拄着拐杖站在妈妈身旁的他,一滴浑浊的泪,在那被岁月冲刷出的一道道沟壑的脸上,慢慢慢慢地滑下……